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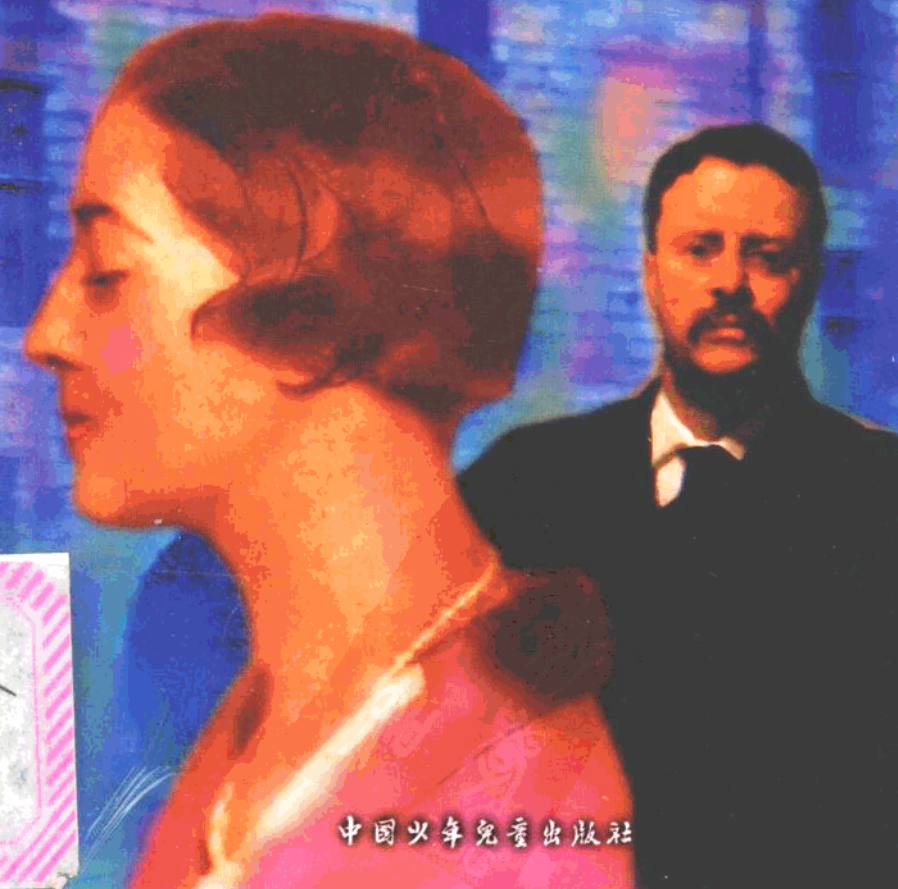
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


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

# 玩偶之家

[挪] 易卜生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作者简介

易卜生(1828—1906),挪威剧作家,从1848年开始创作,共写剧本26部,主要有《英格夫人》、《培尔·金特》、《玩偶之家》(又名《娜拉》)和《当我们死而复活时》等。他的作品对现代戏剧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



*Bian Zhe De Hua*

## 编者的话

古人云：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说的是人应该使自己的知识渊博起来，精神丰富起来。现在，行万里路好办，可以交通工具代步，但要读万卷书，谈何容易？且不说人生苦短，我们尽其所能读到的书，大概也远远够不上“书山”的一角，或者是“书海”的一粟吧？更何况，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书出版，“书山”在不断增高，“书海”也在不断扩大。如何才能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尽可能多的作品呢？为此，我们编写了这套《中外文学作品赏析》丛书。

本套丛书选取了古今中外影响较大的 175 部（200 册）文学作品，每部作品包括：作者简介、作品缩编和作品（原著）赏析。这些作品中，有的是流传很广、深受好评的经典佳作；有的是独具特色的名著；有的则是在一段时间内或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。阅读这些作品，既能了解名家名著的主要特色，也能开阔眼界、增长知识、提高文学修养。

其实，前人早就做过这样的工作，那些“简介”“提要”之类的书，都可以看做是引领读者攀登“书山”、畅游“书海”的引路之作，我们正是在前人的启

*Bian Zhe De Hua*

示下，重新梳理和归整出这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，在尽量保持原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前提下对原著进行了缩编，并且邀请专家就作品为读者撰写了艺术鉴赏式的导读，使阅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也许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还不够细密，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我们仍然要感激那些为我们选辑作品和写作赏析文章的作者们。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，但要从良莠相杂的书海里“淘”出好书，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。

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读者享受阅读快乐的朋友！

*Wan Ou Zhi Jia*

故事发生在圣诞节的前几天。克立斯替阿尼遏<sup>①</sup>市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，各大商店都使出了高招，吸引顾客。是啊，谁愿意错过这一年一度最好的赚钱机会呢。

托伐·海尔茂家里的炉火烧得暖暖和和的，女仆爱伦正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放在架上的瓷器和小古玩，孩子们被保姆安娜带出去玩了。海尔茂先生在他的书房里踱着，他也是人到中年了，额上的头发明显的稀疏了许多，但是那张微微有点发胖的脸，却保养得很好。他在书桌前站住了，打开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，用右手的两个手指优雅地夹起一支黑哈瓦那雪茄，放在鼻子上闻了闻，点上火，吸了一口，悠悠地喷出一股淡蓝色的烟雾。他眯缝着眼，左手的大姆指抠进西服马甲前胸的口袋里，那枚结婚戒指戴在无名指上，他下意识地吧雪茄烟含在嘴里，掏出白净的手帕，擦了擦那枚戒指，又把手伸远了，眯着眼瞧了一下，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得意而满足的微笑。

他拿起桌子上放的那张报纸，又看了一眼那个

① 克立斯替阿尼遏，挪威首都的旧名，现在叫奥斯陆。

*Wan Ou Zhi Jia*

关于提升他为合资股份银行经理的消息。这消息他不知看过多少遍了，可每次看过以后，都让他激动得想流泪。大学毕业到现在，也有十多年了吧。他所受的苦，他所有的努力，如今都得到了回报。想着他就任以后那可观的薪水，他真得感谢上帝了。如今他什么都不缺，地位有了，金钱自然不会少的。还有他的妻子，他可爱的小鸟该有多少笑脸和温存给他。他的三个孩子，将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他们的家，应该是这座城市里最美满的家庭之一。

门厅里铃声响了，爱伦赶紧去开门，“是太太回来了。”娜拉哼着小曲进来了，她叫脚夫把那棵圣诞树搬进来，付了钱，待他出去后，对爱伦说：“爱伦，把这棵圣诞树好好儿藏起来。白天别让孩子们看见，晚上再拿出来，给他们一个惊喜。”爱伦笑着把圣诞树搬走放好。

娜拉一边脱外衣，一边快活地笑着。她从衣袋里掏出一袋杏仁甜饼干，吃了两块，又踮着脚尖，走到海尔茂的书房门口，调皮地眨眨眼，听着里面的动静。“嗯，他在家。”她心里这么想着，又吃了一块饼干，边嚼边哼唱着。海尔茂在书房里早就听见是娜拉回来了，他存心逗她，“我的小鸟儿又唱起来了？”娜拉嘴里的饼干还没咽下去，就答了一声，“嗯。”一边忙着解开她买回的大大小的纸盒和纸包。“小松鼠儿又在淘气了？”“嗯。”娜拉听见开门声，知道海尔茂

*Wan Ou Zhi Jia*

从书房里出来了，她赶紧把嘴里的饼干咽下，把那袋饼干藏进衣袋里，用手擦了擦嘴。海尔茂轻盈地走到娜拉身后，用双臂亲昵地抱住她的腰，吻着她的头发说：“我的小松鼠儿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他实际上早就看到桌子上的大包小包，他自以为自己不是个小器的丈夫，但他每次把钱交给娜拉总有点儿不放心。娜拉是个长不大的孩子，老是爱乱花钱。女人么，购物是她们的本能，他今天心情很好，所以他轻轻地拍着娜拉的脸颊说：“我的乱花钱的孩子又糟蹋钱了？”

娜拉那双美丽的蓝眼睛今天显得格外生动，她顺手握住了海尔茂的手，并把它放在她还有点发凉的脸上说：“噢，托伐，现在我们花钱可以松点了。今年是咱们头一回过圣诞节不用打饥荒。”

“不对，不对，咱们还不能乱花钱。”海尔茂吻着娜拉的小手说。

“喔，托伐，现在咱们可以多花点了——只多花那么一丁点儿！你知道，不久你就要挣大堆的钱了。”娜拉恳求着。

“不错，可是那还要等三个月呢！”海尔茂伸出三个手指头。

“没关系，咱们可以先借点钱花花。”

听到娜拉这么随便地说到借钱，海尔茂心里便不太自在。他开玩笑地捏着娜拉的耳朵说：“娜拉，我今天借了钱，圣诞节一个礼拜你就随随便便把钱花

*Wan Ou Zhi Jia*

掉了,万一哪天房上掉下一片瓦把我砸死——”娜拉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,她不想听到这些倒霉的事,因为这几天她心里总是不安,觉得要有什么不幸降到她头上。她不想失去这个家、海尔茂和她的三个孩子。海尔茂并没有去想娜拉此刻在想什么,他接着说:“我借了债,你花了。假定我死了,那些债主也饶不了你。他们会找上门儿来,告你上法庭……”听到“债主”两个字,娜拉的心一沉,她发狠地说:“债主!谁管他们的事?他们是跟我不相干的外头人。”听她这么说,海尔茂心里想:娜拉!娜拉!你真不懂事!海尔茂当过律师,他明白债务官司的实情,搞不好就会身败名裂倾家荡产,他的生活宗旨里有很明确的一条,那就是不欠债!不借钱!一借钱,一欠债,家庭生活就会不自由,不美满。他由衷地对娜拉说:“亲爱的,这么多年,咱们俩硬着脖子挺到了现在,难道说到了末了儿反倒软下来不成。”娜拉不说话了,显得神色黯然。海尔茂似乎觉得刚才的话重了,赶忙说:“喂,喂,我的小鸟儿别这么耷拉着翅膀儿,什么,小松鼠生气了?”说着他掏出钱包来,“娜拉,你猜这里头是什么?是钱,对,给你!我当然知道过圣诞节什么东西都得花钱。”

娜拉有点喜出望外,她没想到海尔茂会给她这么多。她高兴地吻着海尔茂说:“谢谢你!这些钱很够花些日子了。”然后她硬要海尔茂看她买的東西,有



*Wan Ou Zhi Jia*

多合算，多便宜，多好。海尔茂想：“女人天生容易上当受骗，还总以为自己是占了便宜的。有什么办法，谁叫她们是女人。”娜拉一样一样拿给海尔茂看，像炫耀战利品似的。“这是给伊娃买的一套新衣服、一把小剑。这是给巴布的一只小马，一个喇叭。这个小洋娃娃和摇篮儿是给爱密的。这几块衣料、几块手帕是给佣人的。其实我应该买几件好点儿的东西送给老安娜。”娜拉说着，海尔茂有意无意地听着，他问：“那一包是什么？”娜拉大声喊叫：“托伐，不许动，晚上才让你看呢。”海尔茂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故意试探着说：“喔，乱花钱的孩子，你给自己买点儿什么没？”

“给我自己？我自己什么都不要。”娜拉说的是实话，她的确没给自己买什么，因为她心里有一个只有她明白的秘密，她不想告诉海尔茂，至少是现在。不过她的确需要钱，一笔数目不小的钱。每次购物回来，海尔茂都要问同样的问题，可是他却很少主动买东西给她。既然他又问了，她何不趁此机会跟他多要点钱？她不敢看海尔茂的眼睛，只是玩弄着他上衣的钮扣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喔，托伐，要是你真想给我买东西的话——你可以——”她用眼角瞟了一下海尔茂，看他专心听她说话的样子，她鼓了鼓勇气说：“托伐，你可以给我点儿现钱。用不着太多，只要你手头富余的就够了。我留着以后买东西。”看到海尔茂在犹豫，便搂着他的脖子说：“好托伐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快把钱

*Wan Ou Zhi Jia*

给我吧。我要用漂亮的金纸把钱包起来挂在圣诞树上。你说好玩儿不好玩儿？”海尔茂被她的样子打动了。他知道娜拉这点小花招，她常常把给她的钱花在家用上，买一些在海尔茂看来十分多余的东西。然后，再变着法儿跟他要，他还得把钱拿出来。他亲昵地把手放在娜拉的腰上，“娜拉，你能赖得了吗？这是一只可爱的小鸟儿，就是很能花钱。谁也不会相信一个男人养活你这么一只小鸟儿要花那么些钱。”娜拉刚想分辩，海尔茂伸出食指放在她的嘴唇上：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‘我花钱一向是能省多少就省多少的。’可实际上一点儿都省不下来。”娜拉看到有希望便一闪身走到钢琴边，掀起盖子，用纤巧的手指随意弹出了一串音符，然后回转头对海尔茂笑了笑：“唉，你哪能知道我们小鸟儿、小松鼠的花费。”海尔茂也走到钢琴边，他也敲响了几个音符，“你真是个小怪东西！活像你父亲——”娜拉拨弄琴键的手微微地抖了一下，海尔茂并没在意。“你父亲一天到晚睁大了眼到处找钱。可是钱一到手，不知怎么又从手指缝儿里漏出去了。你天生像他，你也不知你的钱都到哪儿去了。真的，娜拉，这种事情会遗传的。”海尔茂说着，发现娜拉的眼神有点怪异。“怎么啦？娜拉。我不是责怪你，我也不要你别的，只要你像现在这样——做我会唱歌的小鸟儿。可是我觉得——今天你的神气有点儿——有点儿——叫我说什么好呢？有点儿跟平

*Wan Ou Zhi Jia*

常不一样——”他托起娜拉的下巴，看着那双泪光盈盈的蓝眼睛说：“好了，我的小鸟，我可爱的会唱歌的小鸟儿，我只不过跟你闹着玩儿呢。看看，我们的小松鼠，没乱花钱，也没买杏仁甜饼干。”

“你不赞成的事情我决不做。”娜拉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这我相信。什么时候把你的秘密告诉我？到了晚上，圣诞树上的灯火一点起来，那就什么都瞒不住了。”海尔茂想缓和一下气氛。娜拉心里也响着一个声音：“什么也瞒不住了，快向你丈夫说实话吧。”“不能，我不能，时间还没到呢！”

“你在想什么呢？”海尔茂走近她。

“我在想，你约了阮克大夫没有？”

“我忘了，其实他这种人也不用约的，他反正会来。”

他们夫妻俩沉浸在对未来无限憧憬的喜悦里。是啊，一个人有了稳固的地位和可靠的收入，该有多好！想想都叫人高兴的。海尔茂无限钟爱地握住娜拉那双小手：“现在我不需要一个人整天闷坐着了。你的一双可爱的眼睛和两只小手也不用吃苦了——”

娜拉的眼睛湿润了。她想起去年的圣诞节，她为了让大家快活，让孩子们过上一个像样的圣诞节，她自己关在房子里足足有三个星期，每天都熬到后半夜。海尔茂和家里其他的人都以为她在制做圣诞礼

*Wan Ou Zhi Jia*

物呢,实际上她是为了钱,偷偷地在给人家抄稿子。唉,她只要一想到这个钱,心里就突突地跳,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儿。她真想向海尔茂,她的丈夫,她至亲的人说出她压在心里的秘密。告诉他,亲爱的,我完全是为了你才……

突然,门铃响了;她吓了一跳,爱伦告诉她,有个女客要见她,又说阮克大夫也来了。海尔茂虽说新官即将上任,但是也免不了有些杂七杂八的人事来打扰他。他得到原经理的同意,正把一部分人事材料拿回来翻阅呢。刚才他是听到娜拉回来了,才从书房里出来的。此刻听说来客了,他立刻把拿出来的钱包又放回衣袋里,并对爱伦说:“我不见客,记着。”说着转身往书房去。他抓住门把手回头对爱伦说:“让阮克大夫到我的书房来。”

爱伦很快带进了一个穿着旅行服装,面容憔悴的年近三十的妇女。爱伦提着她的旅行包问她放在什么地方。她十分局促地接过旅行包,犹豫地看着娜拉说:“唉,娜拉,你不认识我了——我是林丹——”娜拉凝神想了想,又仔细端详了站在她前面的这个女子,忽然她跳了起来,“什么,克立斯替纳!真的是你吗?”

女人们见面,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,惊呼之后,便是自然而然的泪水,接着是笑声和没完没了的谈话。

*Wan Ou Zhi Jia*

“克立斯替纳!真的是你吗?”

“是我,没想到我们分开这八九年工夫,我变得让你也认不出来了。”林丹太太无限感慨地叹息着。娜拉让爱伦给林丹太太端来一杯热咖啡,问:“我的老同学,这些年你都怎么过的?”林丹太太慢慢地脱下外衣,喝了一口咖啡,然后就说起了这些年来她的遭遇。

中学毕业后,克立斯替纳的家庭陷入困境。父亲前几年就病故了,母亲病卧在床,还有两个弟弟要照顾。她爱着当地律师事务所的一个青年。他有英俊的双眼,削瘦的面颊和细高的身材。他有才能,但是生不逢时,老是升不上去。他也爱克立斯替纳,但是他没有足够的钱娶她。这个念头使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。克立斯替纳为了患病的母亲和两个弟弟,嫁给了身材矮小、其貌不扬,但手头上颇有几个钱的林丹先生。她不爱他,他似乎也知道她不爱他,只是为了他的钱。可是克立斯替纳的秀美,她的文化教养,又让他觉得娶她比娶一个肉店老板的女儿强得多。婚后,林丹先生负起了养家活口的责任。克立斯替纳为了母亲和弟弟,对林丹百般忍让。每当她向林丹伸手要钱的时候,林丹那让她觉得受到极大污辱的眼光常令她的心发抖。可是,有什么办法,她是一个弱女子。

然而祸不单行,林丹先生不幸染上重病,一命呜

*Wan Ou Zhi Jia*

呼了。克立斯替纳不久就知道她的丈夫是个不会理财的人。他的公司早已一败涂地，一个钱也没留下。

为了生活，克立斯替纳开了一家小杂货铺，勉强度日，供弟弟们上学，给老母请医生。一年以后，可怜的母亲去世了。也许是母亲看着女儿这么辛苦，自己又病人膏肓，便偷偷地拒绝用药。临终时，她瘦得不像样子了。她用她瘦骨嶙峋的手指了指在克立斯替纳身边的两个男孩。克立斯替纳搂着两个弟弟，向母亲点了点头。母亲溘然而逝。收拾遗物时，克立斯替纳在被褥底下发现了好几包药片。

母亲故去，克立斯替纳腾出手来，用开铺子积攒下来的一点钱租了几间房子，办起了一所小学。她一面教书，一面学习簿记，她希望有朝一日，她能在一个能干的人手下找点可靠的事做。两个弟弟先后从职业学校毕业，找到了工作。克立斯替纳觉得这个家已经用不着她了。

一天，她上街购物，看见报上登着海尔茂将出任合资股份银行的经理，她心一动。海尔茂不就是小娜拉的丈夫吗，他们住在克立斯替阿尼遏市里。那是个大地方，她必须去闯一闯。就这样她把家里的事向两个弟弟交代了一下。小学校半年前就因为生源不足而关闭了。她收拾收拾，乘早班船来到娜拉家。

“这不，我径直来找你了。”林丹太太说。

娜拉听着林丹太太的叙述，心里无限感慨，她也

*Wan Ou Zhi Jia*

有一肚子话要找个人说说。

“我说，克立斯替纳，你明明知道你不爱他，为什么还要嫁给他？”

“嗯，这怎么说呢——”林丹太太沉吟着。“其实婚姻是个很说不清的事。你明明爱着一个人，却不能跟他结婚，而你不爱的人，却偏偏同他建立了家庭，婚姻是什么？婚姻只是一个人必须跨出的一步，是一种契约，一种责任。”

“那——你不后悔吗？”娜拉问道。

“不，娜拉，我不后悔。”林丹太太说到这里，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笑意，“我给母亲送了终，又把两个弟弟带大了，我心里的确是又得意又高兴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

“难道我不应该得意吗？”

“不，克立斯替纳，我是说，我为你高兴。可是我得告诉你，我也做过一件又得意又高兴的事。”娜拉美丽的脸上洋溢着幸福，“不过，这只能跟你说，不能让托伐知道，要是他知道了可就了不得了。”

林丹太太看着娜拉那天真的样子，以为又是什么小女人的小把戏了。所以，她微笑着说：“我的小娜拉，你又玩什么小戏法了？”

“不，克立斯替纳，我说的是正经事。我救过我的托伐的命。”

“怎么个救法？”

*Wan Ou Zhi Jia*

“托伐病了，病得很重。医生说，他必须去南方疗养，否则就没命了。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钱。可我想托伐的病是为了我和这个家累出来的，我也得做点什么报答他。于是我弄到一笔大款子，一千二百块，让托伐去南方养病。他现在完全好了。你说，我这件事是不是做得又神秘又得意。”娜拉的蓝眼睛闪闪发亮，她太得意了，她觉得她是为这个家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。

“我的好娜拉，告诉我，你是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的？该不会是你借来的吧？”林丹太太试探着，“是买彩票中的，还是跟你那个会花钱的父亲要的？”

“看你说的，要是这钱是我借的呢？”

“娜拉，别开玩笑，做妻子的不得到她丈夫的同意是没法子借钱的。在这个国度里，谁也不敢不通过她的丈夫，就把钱借给她的。否则是违法的。”林丹太太开始警惕起来。

娜拉听她这么说，便又分辩道：“要是做妻子的有办事能力，会想办法——”

“娜拉，”林丹太太提高了嗓音，“我的好娜拉，你能不能不开这种玩笑？”

“哈哈，你不用担心。”娜拉站起来，转了一个圈儿，“我——我没说这钱是我借的。除了借，我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”说着她一下子仰靠在沙发上，一双蓝眼睛直盯盯地看着天花板，“说不定是一个爱



*Wan Ou Zhi Jia*

我的男人给的呢。要是有一个女人长得像我一样漂亮——”

“娜拉，正经点，别开玩笑。”林丹太太脸色严肃起来。突然门铃响了。“外头有人来，我还是走吧。”

“不，别走。没人会上这儿来。那一定是找托伐的。”话音刚落，门开了，进来一个一脸阴沉的瘦高个子男人，他用压低的嗓音拖着长腔说：“海尔茂太太，这么健忘，才过了几天就不认识我了。我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柯洛克斯泰，您丈夫手下的一个死棋子儿。”

这个不速之客的出现叫两个女人都吃了一惊。先是娜拉本能地走到他跟前，低声而急切地说：“原来是你？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太太，我只是想找我们的新上司谈点儿关于银行里的事。或者说——跟您，太太，谈几句——”他那双深深陷入眼窝里的大眼睛，闪着骇人的光。娜拉急急地说：“我的丈夫不在这里，您请便吧。”那人有礼貌地举了举帽子转身出去了。娜拉倒在沙发上，长吁一口气。

在那人刚进门时，林丹太太也吃了一惊，她赶紧躲到一边去。心想：“是他！他怎么在这儿？他为什么会来娜拉的家？他与娜拉家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娜拉看见他时那么紧张……”

“娜拉，刚才来的那人是谁？”